

文 學 叢 刊

邂逅集

汪 曾 祺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2x/5

集 近 邈

祺 曾 汪

有版權

定價金圓八角五分

邂逅集

汪會祺作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壹集

共六十冊

山野
苦旱
馬和放馬的人
邂逅集
遠近
生存
秋葉集
金色的翅膀

艾蕪 長篇
林蒲 中篇
李白鳳 短篇
汪會祺 短篇
阿湛 短篇
靳以 短篇
海岑 散文
單復 散文
切夢刀 生之勝利
碑下隨筆
楚音 短篇
大團圓
詩集
盈盈集

李健吾 散文
方敬 散文
繆崇羣 散文
一文 散文
巴金 書信
黃宗江 戲劇
鄭敏 詩歌
陳敬容 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目 錄

復仇	一
老魯	一九
藝術家	四八
戴車匠	六五
落魄	八四
囚犯	一〇六
雞鳴名家	一二〇
邂逅	一六三

復仇

「復仇者不折鑊干」

——莊子。

一枝素燭，半罐野蜂蜜。他眼睛現在看不見蜜，蜜在罐裏，罐子在桌上，他坐在榻子上。但他充滿感覺，濃，稠。他嗓子裏並不泛出酸味，他胃口很好。他常有好胃口，他一生沒有嘔吐過幾次。說一生，他心裏一盤算，一生該是多少呀，我這是一生了麼？沒有關係，這是個很普通的口頭語。就像那和尚吧，——和尚是常常喫蜂蜜？他的眼睛眯了眯，因為燭火跳，跳着大堆影子。他笑了一下：蜂蜜跟和尚連在一起，他心裏有了一個稱呼，『蜂蜜和尚』。這也難怪，蜂蜜，和尚，後面隱了『一生』兩個字。然而他搖

了搖頭，這不行的，和尚是甚麼和尚都行，真不該是蜂蜜和尚。明天我辭行時真的叫他一聲，他該怎麼樣？和尚倒有個稱呼了，我呢？他稱呼我甚麼客人，該不『是寶劍客人』吧。（他看見和尚看見他的劍！）這蜂蜜——他想起來的時候似乎聽見蜜蜂叫。是的，有蜜蜂叫。而且不少。（叫得一個山都浮動起來。）殘餘的聲音在他耳朵裏。（我這是怎麼回事，這和尚我真的叫他一聲倒好玩，我簡直成了個孩子。這真的是不相干。這在一生中有甚麼意義！而從這裏我開始我今天晚上，而明天又從這裏連下去。人生真是說不清。）……他忽然覺得這是秋天，從蜜蜂的聲音裏。從聲音裏如此微妙的他感到一身輕爽。這可一點沒有錯，普天下此刻寫滿一個『秋』。他想哪裏開了一大片山花，和尚去摘花，在那麼一片花前面，和尚實在是好看極了。殿上鉢裏有花，開得好，像是從鉢裏升起一蓬霧，那麼冉冉的。猛一下子他非常喜歡那和尚。

和尚出去了，一稽首，隨便而有情，教人舒服。和尚呀，你是行了無數次禮而無損於你的自然，是自然的行了這些禮？和尚放下蠟燭，說了幾句話，不外是廟裏沒有甚麼，山高，風大氣候涼，早早安息。和尚不說，他也聽見。和尚說了，他可沒有聽。他看着和尚，和尚招他愛。他起來一下，和尚的衣袖飄了飄。這像甚麼，一隻純黑的大蝴蝶？不，不像，這實在甚麼也不像，只是和尚，我記得你飄一飄袖子的樣子。——這蠟燭儘是跳。

此刻他心裏畫不出一個和尚。他是想和尚若不把腦袋剃光，他該有一頭多好的白頭髮。一頭亮亮的白髮閃了一下。和尚的頭是光光的而露得出他的髮的白。

白髮的和尚呵，

他是想起他的白了髮的母親。

山間的夜來得快！這一下子多靜。真是日入羣動息。剛才他不就覺得一

片異樣的安定了，可是比起來這又迥然是一個樣子。他走進那個村子，小蒙舍裏有孩子讀書，馬有鈴鐺，連枷敲，小路上新牛糞發散熱氣，白雲從草梁上移過去，梳辮子的小姑娘穿銀紅褂子。一切描寫着靜的，這一會全代表一種動。他甚至想他可以作一個貨郎來添一點聲音的，在這一會可不能來萬山間潑朗朗搖他的小鼓。

貨郎的潑朗鼓搖在小石橋前，那是他的家。

這教他知道剛才他是想了他的母親。而投在他母親的線條裏著了色的忽然又是他妹妹。他真願意有那麼一個妹妹，像他在這山村裏見到的，穿銀紅褂子，乾乾淨淨，在門前井邊打水。青石井欄，井邊一架小紅花。她想摘一朵，一聽到母親紡車聲音，覺得該回家了，不早了。『我明天一早來摘你，你在那裏，我記得。』他也可以指引人上山，說：『山上有個廟，廟裏和尚好，會讓你歇腳。』旅行人於是一看山，覺得還不高。小姑娘旅行人都走

「小姑娘提水，旅行人揹包袱。賸下口井。他們走了半天，井欄上餘滴還丁丁東東落回井裏。村邊大烏柏樹顯得黑黑的，清清楚楚，夜開始向牠合過來。磨麥子的騾子下了套，呼呼的石碾子停止在一點上。」

想起他妹妹時他母親是一頭烏青的頭髮。摘一朵花給母親戴該是他多願意的事。可是他沒有見過母親戴一朵花。就這朵不戴的花決定他一個命運。

「母親呀，多少年來我叫你這一聲。」

我沒有看見你的老。」

於是他母親是一個年青的眉眼而戴着一頭白髮。多少年來這頭白髮在心裏亮。他真願意有那麼一個妹妹。

可是他沒有妹妹，他沒有！

他在兩幅相似的風景裏作了不同的人物。「風景不殊」，他改變風景多少？他在畫裏，又不在。他現在是在山上；在許多山裏的一座的一個小廟

裏，許多廟裏的一個的小小禪房裏。

世上山很多，廟太少。他想得很嚴肅。

這些日子來，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點，又升得更高。他爬的山太多了。山越來越高，越來越擠得緊。路，越來越細，越來越單調。他彷彿看到他自己一個小小的人，向前傾側着身體。一步一步，在蒼青赭赤間的一條微微的白道上走，低頭，又抬頭：看一看天，又看一看路；路，畫過去，畫過去；雲過來，他在影子裏；雲過去，他亮了；蒲公英的絮子沾在他衣服上，他帶牠們到更高的遠處去；一開眼，只一隻鳥橫掠過視野；鳥越來越少，到後來就只有鷹；山把所有變化都留在身上，於是顯得是亙古不變的。可是他不想回頭。他看前面，前面甚麼也沒有，他將要經過那裏。他想山呀，你們越來越快，我可是一勁兒那麼一個速度走。可是有時候他有點發愁，及至他走進那個村子，抬頭一望，他打算明天應該折回去了。這是一條

線的最後一點，這些山作成一個盡頭。

他闔眼了一會，他幾乎睡着了，幾乎做了一個夢。青苔的氣味，乾草的氣味，風化的石頭在他身下酥裂，發出聲音，且發出氣味，小草的葉子悉率彈了一下，一個蚱蜢蹦出去。很遠的地方飄來一隻鳥毛，近了近了，爲一根枸杞截住，他知道那是一根黑的。一塊小卵石從山頂上滾下去，滾下去，更下去，落在山下深潭裏。從極低的地方，一聲牛鳴，反芻的聲音，（牠的下巴動，淡紅的舌頭，）升上來，爲一陣風捲走。蟲蛙着老棟樹，一片葉子嘗到苦味，牠打了個寒噤。一個松球裂開了，寒氣伸入鱗瓣。魚呀，活在多高的水裏，你還是不睡？再見，青苔的陰濕；再見，乾草的鬆暖；再見，你擱在胛骨上，抵出一塊酸的石頭；老和尚敲着磬，現在旅行人要睡了，放鬆他的眉頭，散開嘴邊的紋，解開臉上的結，讓肩頭平攤，腿脚休息。

燭火甚麼時候滅了，是他吹熄的？

他包在無邊的夜的中心，如一枚果仁，老和尙敲着磬。

水上的夢是漂浮的，山頂的夢掙扎着飛出山去。

他夢見他對着一面壁直的黑暗，他自己也變細，變細，變長變長，可是黑暗無窮的高，看也看不盡的高呀！他轉一個方向，仍是一樣；再轉，一樣再轉，一樣，一樣，一樣，一樣是壁直而平，黑暗。轉，轉，轉，他挫了下來，像一根長線落在地上。『你稍爲圓一點軟一點。』於是，黑暗成了一朵蓮花，他在一層一層的瓣子裏，他多小呀，他找不到自己，他貼着黑的蓮花的裏壁周遊了一次，丁，不時蓮花上一顆星，淡綠如磷光，旋起旋滅，餘光靄靄，歸於寂無。丁，又一聲。

他醒來。和尙在做晚課。蠟燭煙噴着細沫，蜜的香味如在花裏時一樣。

這半罐的蜜採自多少朵花！

和尚做晚課，一聲一聲敲他的磬。他追隨，又等待，看看到底隔多久敲一次。漸漸的，和尚那裏敲一聲，他也心裏敲一聲，自然應節，不緊不慢。『此時我若有磬，我也是一個和尚。』一盞即將熄滅，永不熄滅的燈，再冉的鉢裏的花。一炷香，香烟裊裊，漸漸散失，可是香氣却透入一切，無往不在。他很想去看看和尚。

和尚你想必是不寂寞？

你寂寞的意思是疲倦，客人，你也許還不疲倦？

客人的手輕輕的觸着他的劍。這口劍在他整天握着時他總覺得有一分生疎，他愈想免除生疎就愈覺得其不可能；而到他像是忘了牠，才知道是如何之親切。哪一天他簌的一下拔出來，好了，一切就有了交待。劍呀，不是你屬於我，我其實是你的。和尚你敲磬，誰也不能把你的磬聲收集起來吧。於是客人枕手而眠，而他的眼睛張着。和尚，你的禪房本不是睡覺的。我算

是在這裏過了我的一夜，我過了各種各色的夜，我把這一夜算在裏面還是外頭？好了，太陽一出，就是白天，都等到有一天再說吧。到明天我要走。

大陽曬着港口，把鹽味敷到塢邊楊樹葉片上。

海是綠的，腥的，

一隻不知名大果子，有頭臚大，腐爛，巴掌大黑斑上攢滿蒼蠅。

貝殼在沙裏逐漸變成石灰。

白沫上飛旋一隻鳥，僅僅一隻。大陽落下去，

黃昏的光映在多少人額頭上，塗了一半金。

多少人向三角洲尖上逼，又轉身，散開去。生命如同：

一車子蛋，一個一個打破，倒出來，擊碎了，

擊碎又凝合。人看遠處如烟，

自在烟裏，看帆蓬遠去。

來了一船瓜，一船顏色和慾望。

一船是石頭，比賽着稜角。也許

一船鳥，一船百百花。

深巷賣杏花。有駱駝，

駱駝的鈴聲在柳烟中搖。鴨子叫，一隻通紅的蜻蜓。

慘綠的霜上的鬼火，

一城燈。晦客人！

客人，這只是一夜。

你的餓，你的渴，餓後的飽餐，渴中得飲，一天疲倦和疲倦的消除，各種床，各種方言，各種疾病，勝於記得，你一把牠們忘却。你知道沒有失望，也沒有希望，就該是甚麼臨到你了。你經過了哪裏，將來到哪裏，是

的，山是高的。一個小小的人，向前傾側着身體，一步一步，在蒼青赭赤之間的一條微微的白道上走，你爲自己感動不？

『我知道我並不想在這裏出家！』

他爲自己的聲音嚇了一跳。隨後，像瞞着自己他想了一想佛殿。這和尚好怪，和尚是一個，蒲團是兩個。蒲團，誰在你上面拜過？這和尚，總像不是一個人。他拜一拜，像有一個人隨着一起拜。翻開經卷，像有人同時翻開另一卷。而他現在所住這間禪房，分明本不是和尚住的。

這間屋，他一進來就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牆非常非常的白，非常非常的平，一切方面而且直，嚴厲逼人。（即此證明並非是老和尚的。）而在方與直之中有一件東西就顯得非常非常的圓。不可移動，不能更改，白的嵌着黑的，白與黑之間劃得分明。那是一頂大極了大極了的笠子。笠子本來不是這顏色，發黃，轉褐，加深，最後乃是黑的。頂尖是一個寶塔形銅頂子，顏